



绿色前沿译丛

TURNING POINT

The End of Growth
Paradigm

转折点

增长范式的终结

著者 / 〔美〕罗伯特·艾尔斯

译者 / 戴星翼 黄文芳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绿色前沿译丛

TURNING POINT

The End of Growth
Paradigm

转折点

增长范式的终结

著者 / 〔美〕罗伯特·艾尔斯

译者 / 戴星翼 黄文芳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折点: 增长范式的终结/(美)艾尔斯(Ayres, R.)著;
戴星翼, 黄文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10
(绿色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 Turning Point

ISBN 7-5327-2676-2

I. 转… II. ①艾… ②戴… ③黄… III. 环境保
护—研究IV. X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182 号

转折点

——增长范式的终结

[美]罗伯特·U·艾尔斯著

戴星翼 黄文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85,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300 册

ISBN 7-5327-2676-2/X·001

定 价: 24.20 元

总 序

当前,有关环境的出版物正炙手可热,但目前国内有相当部分环境类大众读物甚至学术著作看起来还是沿袭20世纪世界上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思路,而较少反映环境与发展方面真正前沿的思想和进展。事实上,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可以有不同的深度或绿色程度。**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分裂的思想基础上,是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要求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这是90年代以来第二次环境运动的主题。因此,推出这套丛书,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去赶“绿色”时髦,而是要关注90年代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绿色新思想,真正能够促进21世纪的中国走上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对**浅绿色**环境观念与**深绿色**环境观念进行详细鉴别,可以列为博士论文或学术专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浅绿色**的环境观念,较多地关注对

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重在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常常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要弘扬环境与发展双赢的积极态度;**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就环境论环境,较少探究工业化运动以来的人类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问题,其结果是对旧的工业文明方式的调整或补充;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洞察到环境问题的病因藏匿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之中,要求从发展的机制上防止、堵截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区别**浅绿色**的环境概念与**深绿色**的环境概念,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实践是重要的。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已经日益关注环境问题。但关注的后面可以看出存在着绿色程度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思想界和舆论界不能引导社会去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方式,总是停留在不触及旧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号召人们去被动地应对环境问题,那环境问题不但不可能从根源上得到防止和解决,而且会在整个发展进程中不时重现甚至持续恶化。这就是**浅绿色**的环境概念实际上对中国现代化无所积极意义的理由,这也是不能把一切标榜为“绿色”的理念、学说、宣传都认为是发展有益的理由。

这套绿色前沿丛书的组织和翻译,力图反映国际上 90 年代以来的以**深绿色**为标志的环境理念,促进中国 21 世纪进入环境与发展“双赢”的时代。列入译丛的著作除了体现**深绿色**的环境思想之外,我们刻意想做到:一是选择 90 年代以来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具有原泉性作用和最大思想含金量的著作,而不是那些经过多次稀释、原创性内容大大淡化了的东西。这方面精心选择的著作有戴

利的《超越增长》、艾尔斯的《转折点》和霍肯的《商业生态学》等；二是寻找那些在 60—70 年代的环境运动中活跃过但近年来思想得到革命性升华的学者 90 年代以来新写的著作，从他们身上可以体会到环境思想在绿色程度上的深化。这方面精心选择的著作有梅多斯的《超越极限》、哈丁的《生活在极限之内》等；三是所选的作品尽可能是这些**深绿色**思想家的雅俗共赏作品，而不是他们专业性过强的学术论著，以使译丛不仅对专业人士有用，而且可以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发生兴趣，如《最终的安全》；四是所选的著作不仅要给人们以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启迪和震撼，更要赋予政策上和实践上的启示，使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简单的忧虑和感叹走向积极而有效的行动。我们真诚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在引导社会走向**深绿色**的思考和行动方面有所帮助。

诸大建

2001 年 3 月于上海同济大学

译者的话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最早出现于 1980 年,此后迅速引起关注。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关键概念使用。在 1992 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峰会上,这一概念被提到了“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的高度。

然而在现实中,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应该如何实践,确实又存在着大量令人困惑的问题。显然,之所以提出可持续发展,是因为现行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就必须探究一些更深的问题:是否市场经济制度中存在着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和制度?如果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可持续的发展又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可持续发展概念就会变得肤浅,就会像《阿 Q 正传》中的主人公理解革命那样去理解这一我们“共同的发展战略”,使之成为“美

丽的口号,空洞的实践”。这种理论上的苍白尤其会使决策者变得无所适从,面对选择的岔路口,没有谁能够告诉他,哪一条路距离可持续发展最近。于是,社会经济生活还是运行在传统的轨道上。

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主流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滞后有关。如果要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经济制度和运行模式就是决定性的,经济学主流就必须发展出能够指导这种制度和模式产生和成长的理论。但是,在庞大而完整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笼罩之下,这种理论的突破相当艰难。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才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成果,《转折点》无疑是其中之一。

我们认为,本书值得高度关注的观点在于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对增长上瘾,其基本原因是政府和企业的预算安排建立在经济增长的预期之上。于是,只有达到乃至超过预期的增长速度,社会经济生活才能保持正常运行。如果增长目标未能实现,积欠的债务会迫使决策者追求更高的增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和对增长的过度依赖。其次,作者认为传统经济学中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指标是错误的。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误导资本的投向和技术的发展方向,造成资本不断排挤劳动力,同时,环境与自然资源在生产函数中被严重忽视。因劳动成本下降,以及自然资源在开发、加工和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被忽视,使初级产品的价格呈下降的趋势,由此发出的失真信号又鼓励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这一错误的后果是同时加剧了就业问题和环境问题。最后,作者勾画了未来的可持续经济,其特点是不断地非物质化,充分利用技术、组织和能力这样的人力资源,而不是损耗性地使

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的提高。社会生活方式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引导生产者更多地销售服务(效用)而不是物品。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第二产业将出现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最终接近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水平,而第三产业将提高到今天难以想象的水平。

应该说作者对传统经济的批判是深刻的,由于其经济学专业背景,这种批判比非经济专业人士更能触及到传统发展本质的缺陷。由于同样原因,作者描述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虽然只是一种预测,但分析的逻辑力量是强大的,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因此,本书对于依然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口号的我国,具有重要的价值。

前言

无论就性情和职业来说,我都是个学者,但是这本书比起通常的学术专著要随意得多,且有点个性化。对此我不想表示任何歉意。最近几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在经济增长、贸易、社会进步和平等问题上,我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对于现行定义和测度下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作为其实现手段的世界贸易,我有着深深的疑虑。

现今的经济增长仅使当前生存者中的少数人受益,至少在西方社会是如此,我的观点转变很大程度是被这方面日益增长的证据所触动的。我不怎么怀疑增长使亚洲人整体受益的事实,尽管在那里大部分利益似乎也是被少数人享有的。

今天,我们在美国、欧洲所看到的统计上的增长,其主体只是折射出一种日益疯狂的活动,特别是贸易。在许多方面,它相当于一种越来越快的原地转动,“轮子的空转”,而不是真正的财富创

造。同时,社会和家庭生活正在恶化,这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均是事实。现在看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现行衡量指标的西方国家的^① 经济增长,几乎是一种幻觉。如果用真正的指标(健康、饮食、住房、教育、闲暇等等)来测量,人类福利没有什么进步。

在上一个世纪,GNP 增长很大部分归因于糊口农业的货币化和更近时期的家庭(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妇女)劳动货币化。仅这一事实就使得跨期比较变得困难。而在最近几十年,另外三个趋势的支出在 GNP 增长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

- 1) 无法回避的交通费、孩子的托管抚养费和其他伴随外出就业而来的费用;
- 2) 城镇化、拥挤、社会病和其他人类活动(如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的负作用威胁着生命、健康和财富,使免除这种威胁的需求,以及修复和补偿这种损害的需求不断上升。
- 3) “靠资本生活”。这意味着自然资源储存量(从矿藏到森林和渔业)的损耗,而没有取代和替代。

也存在萎缩的财产分配因素。美国 GNP 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很少且已经富有,他们占家庭收入顶端的 20%。(我们不必

^① 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定义为所有以市场价格出售,由国内私人企业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产出的总和,加上政府以成本生产的政府服务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包括国内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但是排除外国企业在国内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对于美国和其他大的工业国家来说,这两种测度接近相等。在这两种情况里,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和必须基本上等于个人工资、薪水、红利和利息收入的总和。

争论哪些是富人,哪些不是富人。)受损者几乎是他们之外的任何一个人,特别是穷人、较少受到教育的人、政治上的无权者和未来的一代。“向你的邻居乞讨”是新的口号。“贪婪至上”说的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赢得冷战胜利的富人。

当代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包括我自己,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强有力技术,以及对生产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传给未来的一代。但是这些利益不大会,几乎肯定不能补偿耗竭的自然资源基础、巨大的环境损害以及最重要的社会结构的破裂。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整个社会的服务调动技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包括日本的西方世界,社会构造的磨损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上,西方所有当代的政治演讲都关注着那些症候自身(犯罪、吸毒、国内恐怖活动),那些最紧迫的威胁(失业、税收)或那些最明显的靶子(移民、“福利滥用”、“逆向歧视”等等)。通常情况下,受害者经常是被指责的主要对象。例如,美国当代福利“改革”立法挑出非法移民和未婚单身母亲进行惩罚。

尽管我痛惜和反对他们的许多政策,但是这儿我的目的不是谴责当今的右派民粹主义政治家们。过去的左派民粹主义者许多相同的社会问题上也错误地指责银行家、实业家和地主。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家过去是,现在仍是单一的无道德的权力追求者,希望并且能够通过提供实用主义的替罪羊和同样使人头脑简单的万灵药,来利用公众的困惑和迷茫的不满(希特勒将德国问题归罪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罪恶的”凡尔赛和约,尽管许多德国人没有理解它们的所有含义,但还是接受了这些荒唐的解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困惑的基本来源是部分公众和政治家同样无法区别表面症候和基本原因。当然,我们面临的

问题是,在如此复杂、有着过多的误传和大众媒体故意诱导的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

在信息失真问题上,诚实学者弥补媒体的夸张和过度简化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科学家们唯恐从不全面和充满混乱的证据中作出草率的结论。他们经常强制性地强调怀疑和不确定性(常常是为了证明进一步研究的合理性)。这就为那种总是盛行于现代社会的维持现状的伪科学空想理论大开方便之门。在这本书里,我将就这些“虚假繁荣”或“富饶”的问题展开具体的争论(无论如何,不包括他们予以有力谴责的新马尔萨斯理论)。

我承认世界上许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在物质上比他们的祖先生活得要好。我承认,使这种物质进步成为可能的各种趋势中,有许多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在乍看之下,并没有很急迫的理由假设这些趋势将会中断。我承认,许多人错误地预测了过去的灾难。在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故意的,而是起因于在观察问题时过于狭窄的视野,通常他们看不到自然界的反馈能够并且确实抵消了一些扰乱力量。我也承认,一些“末日预言家”或是哗众取宠,或是为了激励行动,可能故意夸大了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狼来了”的故事。故事本身似乎使许多人确信,狼是虚构出来的,永远不会到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狼”的到来现在已迫在眉睫。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我所关心的福利的物质方面或生活标准的前景,而是社会的崩溃,及其包括环境恶化在内的各种可能后果。不用过早地去细想问题的前因后果,我的直接反应是,产生了当代如此多痛苦的社会崩溃的症候很大程度上是大量深嵌的长期趋势的后果,而其中的一些正是驱动经济“增长”和鼓励虚假繁荣

的趋势。

具体地说,城镇化、工业化、物质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以及部分地是其他趋势的产物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这样的趋势。这些趋势与其他一切作用一起必然会产生其他社会现象。例如疏远(文化同一性的丧失)起因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就业的不安全性起因于自动化、资本的自由运动和“经济发展”的其他后果;人身的不安全性来源于城镇化、疏远和经济萧条;环境恶化是商品和服务的物质密集型生产的结果。但是这些非个人的社会趋势还不是正在迫近的麻烦的全部原因。此外,我倾向于责备简单化的经济教条的蔓延,它们的基础是过于简单化的模型和理论,绝不反映现实最重要的方面。

美国和英国政治上占上风的自由主义者否认他们不需要法律,只不过是不要太多的法律和太多的他们个人不喜欢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如反对私人持有某些致命武器的法律。美国共和党右派的许多人则鼓吹更多的立法,并强化他们认为是“道德”(反对流产的法律是最明显的例子)的执法力度。就是这批人希望削减对未婚妈妈的福利资助,以迫使她们工作,让她们孩子比现状更易于陷身贫困、吸毒和犯罪文化之境遇中。右翼分子在公开场合上慷慨激昂,咆哮着抨击犯罪,但在实践中,正是他们推动着将更多财富从穷人转移到富人那里的政策,破坏了为较少享有特权和较少受教育者创造较多合适就业机会,帮助他们胜任其诚实工作的努力。因此,他们的行为创造了不可避免的社会病态的环境。

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这种态度的不一致性,或者没有看到毁坏社会安全网后一泻千里的后果。他们确实不愿正视。他们太忙于致富,或变得更富。他们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一旦

压迫人的资本主义被摧毁,国家就会消亡。自由论者的这种幻觉,对于文明来说会是个大灾难。

重复一下早先的评论,沿着传统轨迹的经济发展增加人均GDP不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这是一种零和乃至负和游戏。“可持续经济增长”这一当前的流行短语,如果按照当前在我们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和政府机构的解释,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据我们所知,我有点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可是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常规发展(也就是GDP增长)不再对大多数人那么有好处,至少在工业世界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与上溯至工业革命的上几代人相比,经济增长对我们这代人和后代已不很重要。但是最近20年内,对美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浪潮已不再兴起,从1990年起,大约一年前后,欧洲和日本也停止了上升。因此,方向的改变对于已被经济发展主宰摆平的人来说不会很痛苦,至少好于那些仍处于飘荡之中的人们。

另一个好消息是“增长范式”的终结不一定意味着增长本身的终结。这肯定也不意味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需要放弃金钱可以买到的所有商品并被冻结在黑暗之中。存在着好得多的选择,然而,它们既不会像救苦救难的神仙那样降临,也不会轻易而无痛苦地实现。削减富人或中产阶级的所得税不会起什么作用。事实上,需要削减的是劳动的收入中性税,而且需要提高其他税收(消费税、污染税或资源使用税)来弥补岁入缺口。不然,税收削减可能会使我们面临的每个问题更为糟糕。

这似乎与传统的智慧相矛盾,因此需要一些解释,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绿色前沿译丛编委会

- 主 编 诸大建(同济大学)
- 编 委 戴星翼(复旦大学)
-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
- 赵 旭(上海交通大学)
- 夏善晨(上海大学)
- 高明瑞(台湾中山大学)
- 耐 托(纽约联合国和平大学)
- 铃木丝子(日本亚洲太平洋大学)
- 策 划 叶 路
- 马 胜

目 录

前言	1
1 可能和不可能的未来	1
关于预测的导言	1
因果推断	3
周期	5
中断	8
长期倾向的持续	13
意义	15
2 变化的驱动力	18
作为原动力的不可逆趋势	18
人口驱动力	20
科技驱动力	24
经济驱动力	32
全球化 原因还是结果?	40
意义	42
3 正在临近的西方经济危机	45
背景	45
债务与赤字	47